

卷一 火星来了

第一章

大战前夕

在 19 世纪末的数年间，人们还不会相信：有一种外星生物正居心叵测地密切注视着地球。这种生物的智慧超过人类，但却并不比人类超凡脱俗。人们为自己的事情忙碌的时候，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为这种生物观察和研究对象。它们观察起人类来也许就像人类用显微镜观察水滴中密密麻麻、不断繁殖的微生物一样。人们无比满足地在地球上为琐事奔波，深信自己是世界主宰，无忧无虑。这可能与显微镜下的纤毛虫别无二致。没人曾想到宇宙间那些早已存在了的星球会是人类的危险之源，即使想到过宇宙间还有别的星球，也不相信那上面会有生命存在。现在回忆起人们在那过去的岁月中的习惯思维方式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地球人至多想像过在火星上可能会有另一种人类，也许比地球人低级，而且在期待着地球人前去造访。然而火星人的智力与人的智力相比就像人的智力与野兽的智力相比一样。它们知识渊博而且冷酷

无情穿过茫茫太空，它们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地球，有条不紊地制定着进攻地球的计划。20 世纪初，事实击碎了人类的幻想。

也许大家都知道，火星是颗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离太阳很远，平均距离为 1.4 亿英里，它从太阳得到的光和热还不足地球的一半。如果星云假说不谬，火星比地球古老，在地球远未停止熔岩状态之前，火星上便已出现生命了。火星的体积不足地球的 $\frac{7}{10}$ ，这就使它得以迅速冷却到可以产生生命的温度。火星上有空气、水和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

可是，人类的虚荣心太强了，面对事实却视而不见。直到 19 世纪末，没有一位作家提出过火星上的智慧生命可能已超过人类发展水平的观点，甚至没提到火星上可能会有智慧生命。人们也不曾意识到：火星比我们地球形成得早，地表面积只有地球的 $\frac{4}{10}$ ，比地球离太阳远，它孕育生命较早，离毁灭生命的时刻也就更加接近。

行星都在缓慢地冷却，地球迟早有一天也会寒若冰窟。而在我们的邻居——火星上，这种情况已经十分严峻。火星的物理状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知道：即使是在火星的赤道地区，其午间温度也冷若我们地球上最寒冷的严冬。火星上的空气也比地球上要稀薄得多，那上面的海洋缩小了，只占其表面的三分之一，随着季节的缓慢变换，两极周围或者冰山耸立，或者冰雪消融，周期性地淹没温带地区。行星的衰竭期——虽然离我们地球还十分遥远——已是摆在火星居民面前的问题。逃生的需要迫在眉睫，它们的智力大长，能力猛增，心肠变硬。他们借助仪器，以我们想像不到的智

慧寻觅逃生之所。穿过太空，它们发现在太阳的方向有一颗离他们最近——只有 3500 万英里的距离——充满希望的晨星，这就是我们温暖的地球，草绿水蓝，云遮雾盖，一望便知是片肥沃的去处。透过流云的缝隙，还可以看到一簇簇人烟稠密的城镇和一条条舰船密布的海峡。

在它们看来，我们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十分怪异、低级，就像我们看待猴子一样。人类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承认，生活就是为生存而不懈地奋斗。这恐怕也是火星上的思想家们的共识。它们的星球已经冷却过头了，而地球上却依然拥挤着生物，而且是些它们认定的低级动物。向太阳的方向进军的确是它们逃离灭顶之灾的唯一出路。过了一代又一代，灭顶之灾正缓慢却无可逆转地向火星逼近。

不要忙着谴责它们心黑手毒，还是先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曾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灭绝生灵的勾当，我们不仅灭绝了一些动物，如野牛和渡渡鸟，而且也灭绝过低级的人类种族。尽管塔斯玛尼亚人具备人类的一切特征，但还是在欧洲移民发动的历时 50 年的种族灭绝战争中被屠杀得一个不剩。我们自己残酷无情，又怎么能责怪火星人心狠手辣呢？

看起来，火星把他们袭击地球的安排计划得精确出奇——显然它们的数学知识远远超过我们——而且万众一心，全民备战。如果我们的仪器先进的话，早在 19 世纪就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灾难。夏帕雷利等人对这颗红色的行星进行了观测——顺便插一句，千百年来，人们将火星当作战神之星——他们发现火星上有光点闪烁，并在火星图上做了精确的标记，但却未能对其成因做出解释。在整个那一段时间里，火星一定是在积极备战。

在 1894 年出现冲的时候，人们发现在火星的向阳面出现一簇强光。先是里克天文台，接着是尼斯的佩罗汀，再后来是几位天文观察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英国读者起初是在当年 8 月 2 日出的《自然》杂志上读到这一消息的。我总觉得那是火星人在又大又深的坑里铸造巨型炮，射向地球的炮弹就是从那里发射的。在后来的两次冲的过程中，人们在爆发强光地点的周围又发现了一些斑痕，但都未能做出解释。

那场暴风雨是在 6 年前降临的。当火星又要接近冲的位置的时候，爪哇的拉维尔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火星上发现气体爆炸发出的白热光。天文学界兴奋无比地竞相用电报传递这一消息。光亮出现在 12 日近午夜时分，拉维尔马上用分光镜分析，发现那是一团主要由氢气构成的燃烧气体，风驰电掣般地向地球方向飞来。到 12 点 1 刻左右这团喷射的火焰看不见了。他把这一现象比作从火星上猛然喷射出的一团巨大火焰，“就像炮膛里喷出的燃烧气体。”

事后证明他的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可是第二天，除了《每日电讯》登了一小则消息外，其他报纸对此只字未提。绝大部分地球人对这一威胁人类的最大危险一无所知。若不是我碰上了奥特肖镇的天文学家奥格尔维的话，我也不会知道火星上发生火焰喷射的事。他听到这一消息兴奋无比。那天晚上他激动得不能自己，便邀请我与他轮流观察那颗红色的行星。

自那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我还能清楚地记着那天晚上的情景：天文台里黑漆漆、静悄悄的。角落里一盏罩起来的灯笼，洒在地板上一片昏暗的光，望远镜里的发条发出嘀嗒哒的响声，房顶上有一个开口，露出一块长方形深邃、

撒满小星星的天空。奥格尔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不见他的人，只能听到他走动的声音。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圈暗蓝色的天空和一个遨游其间的小圆行星。看上去这真是一颗小星星，那么小，那么亮，那么静谧，隐约可见缠在腰间的气环，由于形状很圆，火星显得平平的。可是它那么小，银光闪闪中含有一丝暖意——就像闪亮的大头针顶头儿！似乎它在抖动，实际上是望远镜的发条运动时产生的颤动，我之所以能看到火星主要是因为发条系统在起作用。

我凝神细望，这颗行星好像一忽儿大，一忽儿小，一忽儿近，一忽儿远，当然这不过是我的眼睛过于疲劳的结果。它离我们有 4000 万英里呀！4000 万英里空旷的空间。很少有人能想像出这颗宇宙尘埃遨游的空间是多么的广袤。

我记得，在这颗行星附近有三个微弱的光点，那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星球，只有用望远镜才能看得见。除此之外便是深不可测的空洞洞的夜空。你可以想像一下，寒霜季节布满星辰的夜空会是什么样子。在望远镜里，黑暗显得更加幽深。一来体积小，二来离我还十分遥远，我当时还全然不知，一个飞行物正穿过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向我飞来，离我们的距离每分钟缩短成千上万英里。这个飞行物是从火星飞来的，它将给地球带来恶战、灾难和死亡。我在观测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期；地球上没人想像到会有这么一个直奔地球的飞行物。

同一天夜里，那颗遥远的行星上又出现了一次燃气喷射现象。我看到了。一簇边缘微红的闪光，隐约可见物体的轮廓。当时计时器恰好敲响子夜钟声。我给奥格尔维说了我的发现，他马上接替了我的位置。那天夜里有点热，我感到口

渴，便笨拙地在黑暗中用脚探路，走到放苏打水瓶的小桌子旁边。奥格尔维惊叫着，他也看到了那团离开火星向我们飞来的火焰。

就在那天夜里，又一个看不见的飞行体飞离火星，踏上前来地球的征程，距第一个飞行物出发的时间大约差一秒 24 小时。我记得，我坐在桌旁的黑暗里，眼前仍游移着一片片绿色和腥红色。我很想找只打火机点香烟，对我刚看到的微小光点是怎么回事以及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几乎无所用心。奥格尔维一直观察到 1 点钟才罢休。我们点上那盏灯笼，往家走去，在我们下方的暗处，座落着奥特肖镇和切特西镇，它们数以百计的居民正在安然酣睡。

那天夜里，他满脑子里都是火星的事情。他嘲笑那种认为火星上有居民，火光是火星向地球人发信号的粗俗观点。他认为那可能是陨石雨撞击火星，也可能是一座大火山在喷发。他向我解释道，在相邻的两颗行星上的生物朝着同一方向进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火星上有像人类一样生物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他断言道。

成百上千的观测者都看到了前一天夜里和那天近子夜时的火光；第二天夜里火光又出现了，连续十天，每天夜里出现一次火光。为什么第十次之后便停止喷射了，地球上没人想问个究竟。也许是发射时形成的烟云使火星无法再继续发射。从地球上的高倍望远镜里看，浓烈的烟尘像一块块颤抖着的小灰色布片，慢慢掩住火星晴朗的大气层，熟悉的火星变得陌生了。

火星上的骚动终于唤醒了各种日报，它们纷纷报导关于

火星上火山爆发的消息。我还记得，既庄重又诙谐的《抨击》周刊以此为素材画了一幅政治漫画。没有人想到，火星人的飞行物正以每秒好多英里的速度穿过宇宙空间向地球冲来，每天每日，每时每刻，离我们越来越近。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是，灭顶之灾即将降临，人们却仍能一如既往为琐事奔波。我还记得马卡姆是怎样地欣喜若狂，因为他给自己编的插图报纸弄到了一张新的火星照片。19世纪报纸种类之多，报人的敬业心之强是后代人难以想像的。说到我自己，我当时在忙着学骑自行车和写一些论文，议论随着文明发展，道德观念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天晚上（那时第一只飞行物离地球大约只有1000万英里），我和夫人一起散步。是夜星光灿烂，我给她解释十二宫图，并为她指出哪颗是众多望远镜关注着的火星。火星显得格外明亮，正向中天移动。那是个温暖之夜。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碰到一群大概是从切特西或者艾尔沃斯来郊游的人，又弹琴又唱歌。人们都准备睡觉了，房屋的楼上窗户透出灯光。远处的火车站传来调轨的火车声响：鸣笛声、车轮声，由于距离远，声音变得柔和，几乎变成吟唱。我妻子对我说，悬在高架上的红、绿、黄信号灯真明亮。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全，那么静谧。

第二章

“ 陨 星 ”

第一颗“星”陨落的那个夜晚终于到来了。人们是在凌晨见到它的，在大气层高处，一道火焰划过温彻斯特上空，向东落去。一定有成百的人看到这一景象，都把它当作一颗普通流星。阿尔宾描述道，这颗星拖了一条绿荧荧的尾巴，数秒之后仍闪闪发光。我们的流星方面最大权威丹宁说，这颗星首次出现的高度为 90 到 100 英里。他觉着流星陨落在他以东约 100 英里的地方。

那时我正在家里的书房里写作。尽管我的落地窗冲着奥特肖，而且窗帘也是拉起来的（那几天我喜欢看看夜空），我什么也没看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天外怪客就在我坐在桌前的时候来到了地球，如果在它飞过的时候我抬头看一眼的话，便会看到它。一些目睹它飞过的人说，它飞过的时候嘶嘶作响。而我却什么也没听到。住在伯克郡、萨里和密德尔塞克斯的许多人一定看到了它落地的情形，可也只是把它当作一颗陨落的流星。那天夜里没人费心去看看落下来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翌日凌晨，可怜的奥格尔维起了个大早，一心想去找陨石。夜里他见到那颗“流星”，而且认定陨石就在豪塞

尔，奥特肖和沃金镇之间的公地里。黎明刚过，他就找到了，就在离采沙场不远的地方。由于撞击的冲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砂砾被冲向四面八方，在荒地上形成的沙丘一英里半开外也能看见。东侧的石南树仍在燃烧，一缕淡蓝色的烟飞向黎明的天空。

那东西几乎全部埋在沙里，周围全是它着陆时撞碎的杉树木屑。露在外面的部分像个烧结而成的大圆筒，外表厚厚的一层褐黄色鳞状硬壳，其轮廓因此显得有点光滑。圆筒的直径约 30 码。他走上前去，那东西竟有那么大的体积，这使他感觉吃惊，然而使他更感觉惊讶的是它的形状，因为一般陨石差不多都是圆形的。不过，由于在空气中高速飞行，那东西仍热得很，他无法走近。圆筒里传出嘎嘎声，他以为是表面冷却不平衡所致。因为他还想不到这东西的中间会是空的。

他站在那东西落地时撞成的坑边，盯着那古怪的外形。那非同一般的形状和颜色使他感到十分惊奇。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已依稀感觉这东西来者不善。清晨静得出奇，太阳刚刚升出威布利治方向的松树梢，已有暖意。那天早晨他不记得听到鸟儿鸣啭，当然也没有微风搅动树林，唯一的声音便是从那个焦炭似的圆筒里传出的蠕动声。在公地里只有他一个人。

突然，他吃惊地发现一些覆盖在“陨石”圆顶边缘的焦炭似的土褐色硬壳开始剥落，一片片地纷纷落到沙上。猛地，一大片剥落下来，伴着尖锐的响声。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一时间，他想不出这意味着什么。虽然仍然热得很，他

还是费力地爬下沙坑，走上近前，想看个究竟。他那时仍然以为物体冷却是硬壳剥落的原因。可是有一点他想不通，那就是只有圆筒顶部的硬壳在剥落。

这时，他发现筒的圆顶在缓缓地旋转，旋转异常缓慢，他察觉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注意到有个黑色标记 5 分钟前还在靠近他的这一边，现在却到了远离他的另一边。即使那时他也还是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他听到发闷的一声磨擦声，看到那个黑色标记向前跳移了大约一英寸。他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圆筒是人造的——里面是空的——顶部是可以开启的螺旋门！里面有什么东西想把顶部旋转开！

“天哪！”奥格尔维惊呼道。“里面有人——不止一个人！快被烤死了 想逃生！”

他的思路一跳，马上把这东西与火星上的光点联系起来。

想到里面关着生物，他担心极了。他忘了高温，朝圆筒走去，想帮着扭开顶盖。多亏热浪阻止了他，否则仍在发红的金属把他的手灼伤。他一时不知所措。随后他转过身，踉踉跄跄地爬出沙坑，一路狂奔，跑进沃金镇。那时大约 6 点钟。他碰到一位赶车夫，便想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的故事太离奇，他的穿着太狼狈——他的帽子丢在沙坑里，车夫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想告诉酒馆招待的努力也遭到同样的失败。那是豪塞尔桥边酒吧的一位招待，他正在用钥匙开门。那人以为奥格尔维是跑出来的疯子，想把他锁到酒吧里，但没成功。这使奥格尔维头脑清醒了不少。他见到伦敦记者亨德森，隔着栅栏便打招呼，终于有人明白他想说的话。

“亨德森，”他喊道，“昨天夜里你看到那颗流星了吗？”

“怎么啦？”亨德森问道。

“它就在豪塞尔公地里。”

“上帝！”亨德森舒了一口气。“陨星落在那里最好。”

“可那不是颗简单的陨星。那是口铁罐子——人造的罐子呀！里面有东西！”

亨德森站起身来，手里拎着锄头。

“你说什么？”他一只耳朵是聋的。

奥格尔维把自己看到的对他说了一遍。亨德森用了大约一分钟才把这件事想通。他扔下锄头，披上衣服，出门上了路。两人匆匆赶到公地，见那铁罐子还躺在老地方。可是这会儿，里面的声音停止了。罐子盖和罐体之间露出一窄条闪亮的金属，边缘发出轻微的咝咝声，不知是在吸气还是在放气。

他们聆听着，用棍敲击烧成鳞状的金属，没有回音。他们断定里面的人不是已失去知觉就是已经死了。

当然，他们两个人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们高声安慰了一番，保证了一番，便回镇上去求援。想像得出，两人一身沙土，衣着零乱，奔跑在小街上。当时太阳已经高悬，阳光灿烂，店家正在下铺板，镇上的人在开卧房窗户。亨德森立即奔向火车站，将这条消息用电报发往伦敦。报纸曾连篇累牍地谈论火星，人们对接受此类消息已有心理准备。

到8点钟，已有一群孩子和无事可做的人到公地去，去看“死火星”。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我是在8点45分去取《每日时报》时，第一次听见报童这么说。自然，我很吃惊，感到刻不容缓，便出门穿过奥特肖桥，向采沙场走去。

第三章

在豪塞尔公地

我见有一堆人——大约有 20 来人，在铁罐子形成的大坑边上围观。我已描述过那个嵌在地里的大家伙。它旁边的草皮和砂砾已被烧焦，就像什么东西爆炸过一样。显然，它撞击地面的时候火焰四溅。亨德森和奥格尔维不在场。我猜想他们觉着一时也没有什么法子想，便到亨德森家中用早餐去了。

四、五个男孩坐在坑边上，脚悬在坑里悠荡。他们在向那只庞然大物扔石子玩儿。我制止了他们。他们被我制止之后，便开始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玩“捉坏蛋”游戏。

围观的人群里有两位骑自行车的，一位我雇佣过的打零工花匠，一位抱小孩儿的女孩，屠户格里哥和他的小儿子，两、三个游手好闲的人和几个高尔夫球童，他们总爱在火车站闲逛。几乎没有人作声。在那时，普通英国人对天文学知识略知一二者也少得可怜。大部分围观者盯着像桌面似的铁罐盖观看，那盖子仍像奥格尔维和亨德森看到的那样。我想，这些人到这儿来是想看一堆烧焦的尸体，眼前却是个纹丝不动的大铁罐，一定大失所望。我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有人走了，也有人来了。我蹒跚着爬下坑去，似乎听到我的

脚下有什么东西在动。当然，顶盖已不旋转了。

只有当我离这东西这么近的时候，才感到它是那样的奇特。乍看上去，这东西不过是架翻倒的马车，或者一棵被风吹倒，横在路上的大树，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实际上并不然。乍一看，它像只锈迹斑斑大浮筒，可是在受过一定科学教育的人看来，它身上那灰褐色的鳞片并非普通氧化物，顶盖和罐体之间的缝隙里露出的黄白色金属光泽也很奇特。围观者中的大多数不懂得“星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心里清楚，这东西一定来自火星。可是我认为里面不可能有活的生物。我以为顶盖旋转是自动的。尽管奥格尔维给我讲过许多道理，我还是觉着火星上有人。我不禁想入非非：可能里面有文件，翻译起来可就难了，也许里面有钱币或者模型什么的。我对这一猜测又有点拿不准，这家伙太大了，不会只装那么一点儿东西。我迫不及待，想看到它的盖打开。大约 11 点，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满腹狐疑地回到梅布利的家中，却很难静下心来搞那些抽象的研究。

下午，公地里景象大变。出版早的晚报登出的大幅标题已经惊动了整个伦敦城：

收到火星人信息

来自沃金镇的惊人消息

诸如此类标题，不一而足。此外奥格尔维给天文学协会发了电报，也惊动了英国所有的天文台。

在沙场边的路上停了许多马车，有 6、7 辆来自沃金镇车站的旅行马车，一辆从乔海姆镇来的轻便马车，还有一辆看上去是大人物乘坐的四轮马车。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自行车。尽管天热，不少人还是从沃金镇和切特西镇步行过来。

这样一来，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人群中还有一、两位穿着华丽的夫人。

天气炎热，万里无云，没有一丝风，只有几棵稀疏的松树底下有点树荫。石南树丛的火已被扑灭了，但是目光所及，朝向奥特肖镇压的平地一片焦黑，仍然冒着缕缕轻烟。乔海姆镇路上一位很善经营的甜食商派他的儿子推来一车绿苹果和姜汁啤酒卖。

我来到坑边，见坑里有 6、7 个人。其中有亨德森、奥格尔维，还有一位身材修长，一头金发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便是王室天文学家斯藤特。另外还有几个挥镐舞铲的工人。斯藤特用清亮高吭的嗓音发号施令。他站在圆筒上。显然圆筒已经冷却多了。他的脸红若重枣，大汗淋漓，看上去正为什么事生气。

圆筒的大部分已经显露出来，底部却还嵌在地里面。奥格尔维见我在坑边围观的人群中，便喊我下到坑里，并问我可否去找一下希尔顿勋爵，他是这片庄园的主人。

他说，人越来越多，挖掘受到影响，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打算搭个简易围栏，拦住人群。他告诉我，偶尔还能听到罐子里有响动，但工人们没能旋开顶盖，因为无处下手。罐子好像很厚，我们听到的是微弱的声音，但实际上里面的声音可能很大。

我很乐意照他说的去做，并因此成为享有特权的圈内目击者之一。我在希尔顿家中没找到他，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坐 6 点钟由滑铁卢始发的火车从伦敦回来。当时已经 5 点 1 刻了，我便回家吃了茶点。然后我到火车站，想在半路上截住他。

第四章

铁罐子打开了

我返回公地的时候，太阳已开始西沉。一群群的人从沃金镇方向匆匆赶来，偶有一、两个人往家走。坑边的人群更多了，衬映着柠檬色的天空黑压压的一片——也许有 200 人。有人在高声叫喊，沙坑那边好像有人在搏斗。我心中闪过不祥的念头。我走向近前，听到斯藤特的声音在喊：

“往后退！往后退！”

一个男孩冲我跑来。

“动了，”我们相遇的时候，他说。“开始转了，转出来了。我可不喜欢。我要回家，回家。”

我走进人群。我估计，果真有两、三百人，你推我搡地，那几位夫人也不示弱。

“有人掉到坑里了！”有人喊道。

“别往前去！”几个人齐声喊。

人群骚动了一会儿。我用胳膊肘开路，硬挤过人群。我听到坑里传出古怪的嗡嗡声。

“听我说！”奥格尔维喊道，“帮我拦住这些白痴。还不知道那该死的东西里有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我想那是沃金镇上的店员。他站在

圆罐上，想爬出沙坑。他是被人群挤下去的。

罐的顶盖已被从里面扭了出来，露出大约两英尺长闪闪发光的螺丝。我被乱跑的人撞了一下，差一点就摔倒在那螺旋盖上。我转回身来。就在我转身的时候，那只罐子旋开了，顶盖当地一声落在砂砾里。我用胳膊肘捣了一下身后的人，便转过身来看那东西。我被夕阳晃了眼，一时间，那个打开盖的空洞显得一片漆黑。

我猜，大家都期待着看见有人从里面钻出来——也许有点不像地球人，但在本质上还是个人。记得我当时有这样的期待。可是，仔细望去，我很快就看到暗影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灰色的东西，一上一下，簇拥而出，随后出来了两只发光的圆盘——像眼睛，接下来是一种蛇也似的灰东西，手杖粗细，从蠕动的中部伸展开来，在空中冲我扭来扭去——不一会儿，又伸出来一只。

我周身一阵寒意。我身后一位女人尖叫起来。我半转过身去，眼睛仍盯着铁罐口，从里面又伸出一些触须，我开始用力往后挤，离开坑边。我见身边人脸上的惊奇表情变成了恐惧，听到四周一片惊叫声，人们都在往后退。我看到那个店员还在坑沿挣扎。我发现身边的人都跑光了，坑对面的人在逃跑，斯藤特也跑在那群人中间。我又看了一眼铁罐子，一股无法控制的恐惧攫住了我，我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像被钉住似的。

一个灰蒙蒙、圆滚滚的大东西，个头儿可能跟熊差不多，正在慢慢地，十分费力地从罐子里往外爬。它探出来的身子被阳光一照，像湿皮革一样闪闪发亮。

两只深色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嵌有眼睛的一大块，

也就是那家伙的头，圆滚滚的。勉强可以说那上面有张脸。眼睛底下有张嘴，没有嘴唇的边缘哆哆嗦嗦，垂着涎水，大口喘着气，整个身体随着呼吸在剧烈地痉挛起伏。一支细长而又柔软的触须抓住罐子的边缘，另一支在空中挥舞。

从未见过活火星人的很难想像那种长像让人多么害怕。它的嘴很古怪，是“V”形的，上唇尖尖，没有眉骨，楔形下唇底下没有颌，嘴在不停地颤动，它长着蛇发女怪似的一簇簇触须。在陌生的大气层中呼吸，它的肺部活动剧烈，由于地球引力大，它运动起来显得很笨重，很艰难。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它那双大眼睛犀利的眼神。这一切让人感觉它强劲有力，神情紧张，是个行动艰难的于人类不相径庭的恶魔。它油腻腻的棕色皮肤上有蘑菇状的凸疱，行动起来缓慢笨拙，令人无可名状的厌恶。我与它打第一个照面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厌恶和恐惧。

那怪物突然不见了，它从罐口滚落到沙坑里。“嘭”的一声，好像丢下来一堆皮革。我听到它粗门大嗓地怪叫了一声。随后从罐口的暗影处又爬上来一只同样的东西。

我返身向离我最近大约一百码开外的树丛狂奔。我侧着身绊绊磕磕地跑，我的脸仍冲着那些怪物。

跑到长着小松树和金雀花树的小树丛，我停住了脚步，气喘吁吁地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人们像我一样，七零八落地站在采沙场四周的公地里，一半好奇，一半恐惧，盯着那些怪物，或者说盯着坑边上的砂堆。突然，我看到一个黑圆球在坑边跳跃，恐惧又油然而升。那是掉在坑里的店员的脑袋，由于背对着夕照强光，看上去只是一色的小球。有一阵他的肩膀和膝盖爬出了坑沿，可又滑了下去，只能看到他的